

燃燒的土地

刘增岗



I247.5
3384

燃烧的土地

刘增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封面题字：宋 健

责任编辑：王 晓

装帧设计：于绍文

燃烧的土地

RanShao De TuD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鞍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3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1 $\frac{5}{16}$ 插页 2

199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5 月鞍山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000

ISBN 7-02-001456-9/I·1315 定价 5.15 元

陈艳梅在来信中又一次提出离婚，短短一个月，这已经是第三次。

无法挽回了。

纪赞华摇着头，一种肠断魂销的痛苦使他抡起拳头猛然砸在墙壁上。

他闭上眼睛，泪水却钻出眼角，一滴滴摔到地上。

这种感情上瞬时的大起大落简直让他承受不了。就在刚才，他走出“招标答辩办公室”时，那种喜出望外的心情使他狂然蹦跳起来。

他——中标了。

这使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

“GDW 工艺试验”是一项难度很大的科研课题，它一反国内外传统工艺，缩短了钢锭的传搁时间，如若研制成功，不

仅在节能、提高生产力等方面为兴隆钢铁公司增加效益，而且也填补了在这方面的科研空白。

很多人都想啃这块骨头，但真正敢拍胸脯去啃的，恐怕只有老工程师宋国斌一个人。搞这项研究是要冒风险的。特别是政治上的风险。在那不正常的年代里，宋国斌为此曾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他是能源所搞均热研究的权威，改革的大潮，使他一度沉眠的心里又荡起长风破浪的桨声。他终于如愿以偿，使自己研究多年的试验方案得以实施。可惜的是，两次试验，两次钢锭脱模顶穿，险些出了人命。有人不让搞了，宋工一气之下跑到农村，给乡镇挂钩企业当技术顾问去了。

这个科研课题再没有人去问津。

纪赞华是个很有心计的人，他没有死心。

他跟宋国斌干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尽管他象个半青不黄的学徒工，但对“GDW 工艺”的每个科研环节都没有放过。他牢记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：立志、工作、成功。本来他在东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已经分配到山东省的烟台市，那里依山傍海，风景如画，同学们羡慕极了，都说他家祖坟冒了股青气。

然而，他硬是没去。当时说不好是一种什么心情，反正他就愿意去兴隆钢铁公司。他们实习时到过那里，那里太大了；这是他们的突出感觉。厂房太大，大得一片连着一片搞不清它到底能有多少；噪音太大，大得面对面说话谁也听不清谁在嚷些什么；烟尘太大，大得可以遮住一面天，可以把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严严实实裹起来。

这真是中国头号傻大黑粗的企业，设备陈旧，技术落后，工作环境艰苦，有些同学发誓不到这里来，纪赞华却主动寻

上了门。毕业分离那天的晚会上，有个同学送他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唯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他知道这不是鼓励，是挖苦。不去烟台在有些同学的眼里觉得他牺牲了幸福，他并没有这种感觉。去兴钢，他认为那里的天地广阔，可以使自己学到的才能得到更充分的施展。

他去了，他没想到会被分配到兴钢能源研究所，更没想到组织上让他一改所学的专业，他同意了，连自己都感到奇怪，什么不同意见都没有提，乖乖地跟在所长的后面，走进那间空荡荡的属于他自己的屋子里。

整整三年时间，他自学了高等传热学、流体力学、燃料燃烧、计算机等课程，为了日后的腾飞，为了能在兴钢节能方面有所贡献，他在拼命磨炼自己的翅膀。

改革的钟声已经唤醒了这块沉睡的土地。这是生与死的钟声，每个中国人都能感觉到，要想在地球上象模象样地活下去，除了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农村改革了，八亿农民过去有一亿人口挨饿的局面改变了。城市中的大中小企业也在改革。象兴隆钢铁公司这样特大型的老企业，更要加速自己的改革步伐，才能适应全国改革形势的需要。

国家穷，不能成套地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，兴钢要发展，只有走“搞好技术改造和推动技术进步”这条路子。

机遇来了。

1985年6月，能源研究所开展了科研内涵机制改革，科研课题公开招标。这回可是不论资格，不看年龄，不讲学历。谁的方案好，投资少，见效快，水平高，谁就可以当课题研究负责人。这给年轻的科技人员提供了均等的锻炼和施展才

华的机会。

纪赞华坐不住了。

嫩竹扁担挑不起重担，这——他知道。

他要试试，人在有了欲望时，就会产生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心态。

他跟宋国斌两年，对于各种试验他清清楚楚。他已经有了修定那些试验的方案，并探索出工艺上的最佳规程。

他勇敢地提出自己所要研制的课题。看来，生命中成功的秘诀，是随时准备把握时机。他把握住了，就在刚才，他兴致勃勃地走出“招标答辩办公室”。他成功了，对于十几位专家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他对答如流。这使在场的人惊呆了。这位1982年1月才从东大毕业的大学生，仅仅用了三年时间，就能提出一套“GDW工艺”新的理论，以及种种切实可行的试验方案。

“祝你——成功！”老所长齐明举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激动地说。

“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——”特意赶来听纪赞华答辩的宋国斌不住地说着，他的脸色红涨涨的，此时此刻酸甜苦辣想得最多的应该他。大半辈子没有捅破的问题，被这个年轻后生的几句话就给点明了。

后生可畏！

“我——我马上回来。”宋国斌摘下眼镜，揉了揉发涩的眼睛，望着纪赞华，百感交集地说：“我参加你的课题组，心甘情愿做你的下手，你——同意吗？”

纪赞华流泪了，这个年近六旬的工程师一直在他的心目

中占有十分崇高的位置。他跟了他两年，他太懂他的心了，可以说他把整个生命都熔进了熠熠闪光的钢锭中。1958年宋工因为反对钢锭脱模、装炉、均热的传统工艺和苏联专家顶撞了几句，被打成了右派。“文革”中为了均热试验挨过批斗。落实政策后，他放着室主任不干，又领着课题组深入生产第一线。他是被气跑的。谁搞科研保证不出纰漏？他总觉得有些领导只是口头上喊支持改革，而实际上还是迈着过去的步子过着过惯了的老日子。谁能真正懂得科技人员的心？科技人员不到退休年龄就一个个都把身体累垮了，他们知道吗？最近的一次身体检查表明，在能源所患有不同程度心血管病的，竟高达47%，差不多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！然而，他们的工资并不高，住房条件也不比别人优越。中国知识分子可贵之处就是，他们遭受那么多的磨难之后，只要有了机会，就想把自己所有的才华发挥出来。

纪赞华难得有这样一个人辅助，他愿意让宋工继续当这个课题组的组长。宋工不肯，他临走时拉住纪赞华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：“什么风言风语都不要听。”

其实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他听惯了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你什么都干不出来时，他瞧不起你；你什么都想干时，他要挖苦你；等你干出成果时，他又要妒嫉你。纪赞华是个心宽的人，风言风语从不往心里去。

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会接到陈艳梅的来信。

信是计算机室的古娟送来的，她好象知道了纪赞华的家庭危机，上次陈艳梅的来信也是她送来的。她那不断变化的眼神儿总象一连串的问号。她都二十九岁了，至今还没有谈

情说爱的意思。她总说，不研究透三种类型的家庭，她不会结婚。

纪赞华是不是其中的一种呢？

他1953年4月出生在辽南金县一个偏远贫穷的山村。他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。然而，厄运就象横冲直撞的洪水一样，裹着他撞击着和他在一起滚动着的断木和石头。

1960年他上小学赶上全国性闹灾荒，入学不到半年就停课了。三年后学校复课，可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雨将校舍冲垮。他和陈艳梅双双被压在里面，幸亏有书桌挡着，不然他俩都会被压死。1966年他勉强读了三年小学便进了中学，不想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，刚刚开始的学习又停下来。一晃又在家里呆了三年。1970年“复课闹革命”，他学了一年生产队会计、土地丈量法等课程就算高中毕业了。

十二年的学业，他只念了四年半。

那单单是他一个人吗？

陈艳梅找到了他，虽说两家不是一个村，但只隔一道长满柞树的小小山岗。她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，自从那次两人一齐被压在教室里，她对他一直就有一种特殊感情。这回高中毕业了，有些埋在心底的话真该见面好好说说。他可没那个勇气，有几次在村口的道上遇见她，想找个话茬跟她唠上几句都没敢。那次她找上门来，他正在院门外的井里打水，两个人便在井旁的大柳树下唠了几句。

“你脑瓜子灵便，课本该啃还得啃，我看早晚儿有一天能用上的。”她说。

“嗯——”他的脸红了，眼睛盯着直砸地的脚尖，“你也

得铆劲儿学呀。”

她嘻嘻地笑了，“我学不懂的地方可要常来这儿找你。”

“那——你就来呗。”

从此，她腋下夹着书本常常来到他家，他们的爱情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？反正她到他家时就象没过门儿的媳妇一样，屋里屋外炕上炕下什么活都帮着干。那段时间他可够苦的，白天到生产队干活，晚上点油灯还要学习三、四个小时。春秋两季不冷不热还好过，要是赶上冬天，屋里冷得象冰窖，他就在土炕上搭块门板当书桌，然后裹着棉被看书。如果还冷，他就嚼干辣椒，或者喝酒，那几年生产队办的那个酒厂分给他家的白酒，差不多都是他在冬天为了御寒喝掉的。等到三伏天，土屋里不通风，热得令人头晕，他只好身旁放盆水，后背搭条湿手巾，赶上蚊虫成堆的时候，学习起来更是难熬。

这个山村太穷了，一个棒小伙拼死拼活干上一天还挣不上三角钱。他晚上学习连蜡烛都点不起，渐渐地连煤油也点不起，后来索性点柴油。柴油灯烟火味儿太大，他那间小小的土屋被油烟熏得黑呼呼的，连墙上挂着的那面大镜子也被灯火烤炸了。是陈艳梅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名言抄在纸上，贴在他的书桌前——

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，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；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能够说：“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”

爱的力量使这段他早就熟悉的名言升华了——命运由自己创造，而不只是期待。

他的学习更勤奋了，遇到难解的课题，便积攒到一起，翻山越岭爬十几里山路，到在大连市教过中学的下乡“五七”战士家里求教。天黑，山里还有狼，只有家里那条大黑狗跑前跑后地跟随着他。有一次他滑到沟里，头撞在碗口粗细的树身上昏过去了，是大黑狗将他舔醒的，回家一看，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钟。

他终于成功了，只有他才知道这成功的代价里面包含着什么。

1978年12月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工业大学。

这给连电灯都没有的穷山村带来了惊讶和快乐。

父母流泪了，乡亲们流泪了，顿时他那小小的土屋象神圣的殿堂一样被人挤满了。

然而，陈艳梅却不知去向。她和他一同进的考场，她失败了。正是为了这场较量，也许是最后的较量，他们根本没考虑过结婚。他和她都二十五岁了，他要离她而去，一去便是四年。也许现在结婚对他日后的奋进会产生包袱，但他必须和她结婚。他知道她曾经给过他什么，他也知道现在他对她应该回报什么。

爱，两颗心灵碰撞而留下的水一样洁净的结晶。

他在村外小河的阳坡上找到了她。

“我们结婚吧！”他说，样子十分庄重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极平静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。

“我们到了该结婚的时候。”

“那该是你大学毕业以后的事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让你再等四年。”

“要是真心相爱，我可以等你四十年！”

他和她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他走了，留下一连串爱的期待。

来到东北工业大学，他象步入了知识的海洋。那高大的教学楼，那明亮的图书馆，那宽敞的试验室，使他在惊叹中产生了迷恋的感情。整整四年，他几乎把所有能利用起来的时间都用到这些地方去了。他是靠助学金念完大学的，家里和陈艳梅给他寄来的钱，他在放假时又带回去留给他们。1982年1月，他从东大毕业，他的科科成绩都是优异。他在学习期间经历了各院校刮起的“退土对象”风，可他没有忘记陈艳梅。毕业分配一结束，他便急匆匆赶回家和她结婚。

一年以后，他们有了个儿子，取名强强。

虽然两地生活，但夫妻感情并没有什么裂痕。

后来，陈艳梅在大连工作的舅舅托人在县城给她找了个临时工作，纪赞华支持她去。她是个不甘寂寞又很想干点事的人，应该让她走出这闭塞的穷山沟。外面的世界让改革的大潮冲刷得五颜六色，她需要见识见识，闯荡闯荡。

这一步，纪赞华错了，也许他没错。

仅仅几个月的时间，他发现陈艳梅变了，从她一次比一次冷淡的来信中感觉到了。

终于，陈艳梅来信让他回去一趟。

他们在县长途客运站候车室里见了面。

她穿了件鸭头绿镶了金边的旗袍，一双白色高跟皮鞋，腕

上拷个镶满碎金片似的小兜子。她的头发象外国人那样高耸着盘了几盘发髻，耳朵也扎眼儿了，郎当两个绿不叽儿的大耳环子。她的脸上不知擦了多少珍珠霜之类的东西，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香气。她的眉毛描得又黑又细又长，眼线也描了，嘴唇涂了红，咧嘴说话时，好象那宽宽的门牙缝子也塞补上了。她那并不太白的脖梗上环着金棱棱的项链，左手指头上一并排就戴两个沉甸甸的金戒子。

这是阔太太的打扮，纪赞华简直不敢认了。

“艳梅，你——你这套身梢儿得花多少钱呀？”

“往贱了说，也得值个千八百的。”陈艳梅说这话时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他呆住了。

尽管这些年他在大城市念书和工作，但他毕竟是苦水中熬出来的人。他念书四年，从来没去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商店买过一件衣服。他是出了名的“土老冒”。就是工作了，每月有了薪水，他也是一分钱都想掰着花。他忘不了那穷山村里的妻子、孩子，还有困苦一辈子如今年迈多病的父母。他把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寄回家里。如今，艳梅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，他一直为这件事高兴。他是穷怕了，有了钱他可以把那破烂不堪的土屋子重新翻修一下；可以买头牛，买两个胶皮轱辘打辆车；可以买两只母羊，放个几年就能变成一群羊；可以——农村改革比城里放得开，田归自己种，山林归自己管，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，没想到艳梅为了这身穿戴就敢花个千八百的，这哪里是他的那个艳梅？！再说，她不是在县物资站当临时记帐员吗，满打满算她一个月能挣多少工钱？

“别用那种楞呵呵的眼神儿瞅着我。”陈艳梅嘴角往旁抽动两下，想笑又很冷淡，“我是穷够了，有钱风光风光有什么不好？那个记帐员我早就不干了。我现在是县建材贸易公司的经理助理，经常东跑西颠抛头露面，穿戴不洋气做不成买卖。”

这些事儿，她在信中怎么一点儿也没说？

“你们公司一共有多少人？”纪赞华跟在陈艳梅的后面，问了一句，走出候车室的大门。

“三个。”

“三个？！”

“惊什么？一个经理，一个会计，还有我。做这种买卖，人多了不好使。不要多问，业务上的事儿你不懂。”

“我懂，我没干过但听说过。这叫皮包公司，买空卖空，兴隆市干这种买卖的多着哩。虽说现在改革开放敞开口子让你们干，我看挣这份钱玄乎。艳梅，我们生活紧点儿没关系，不要发这样的财。你看还能不能找份别的工作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回去。”

她站住了，慢慢将身转过来。她盯着他，不解的眼神儿中带着无边的凄苦。

“回——回那个山沟去？”

“那有什么可怕的？那里生我们，养我们，再穷再苦那是我们的家。再说，用不了几年，我的技术职称评到了中级，你和强强的户口都可以进城，你也可以在兴钢找到一份工作。艳梅，难道这几年你就不能等了吗？”

她靠在了树上，也许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使她捂在脸上的

双手微微颤抖起来。泪水顺着下颊滴到了地上，她后悔做了件对不起他的事情。看来一切都不能挽回了，她擦去眼泪，把手绢包好的东西塞到他的手里。

“这是五百块钱，给你妈捎去。这么多天了，强强一直留在他奶奶的身边，我想他，但没有办法，你替我看看他；顺道再给他买点儿好吃的。”

她又流泪了，但不愿让他看见，把头扭向一旁。

“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道回去？”

他抓住她的胳膊，用力晃了两晃。

“我不能再跟你走了，这次我叫你来就是要说这句话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强强，也对不起强强的爷爷奶奶。我承认自己变了，变得太快，太突然。也许是外面的世界太大，过去没找准自己的位置。我不适合和你在一起。我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，我愿意象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地活着，不愿死板板守在你的身边，即使能进城，我也不愿意。强强给你带走，你知道他是我的命根子，但我让他跟你走。他在城里会受到很好的教育。他会象你一样上大学，当工程师。你告诉他，如果想见，只要捎封信，妈妈会去看望他的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！”他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令人心碎的话。

她先是张扬着双手，然后捂着脸跑了。一辆似乎尾随多时的轿车，从后面驶来，戛然停在她的身旁。她一头钻进车里，一股烟尘过后，大道空荡荡的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
纪赞华茫然了。

他可以熟练地运用采利可夫、爱克隆德和西姆斯公式计

算出轧机轧制时金属给轧辊的平均单位压力，哪怕是一平方毫米的面积。但对人，对人的情感变化，特别象陈艳梅这样的突然变化，他却显得无可奈何。

她的变化真是太突然了，就象钢锭在轧辊下瞬间变形一样。钢锭变形靠的是压力。她靠的是什么？是钱？是有钱的老板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

改革真的能改掉人的灵魂，革去她原有的外形吗？

他回到兴隆市后有几夜睡不着，对于陈艳梅的变化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。他承受不了这比死还要厉害的痛苦。他找到老所长齐明举，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都详细地说了一遍。组织上派人去金县劝说陈艳梅，但是没有找到她。他只好写信苦苦劝她回心转意。没想到她回信三封，封封都是催他去金县办理离婚手续。

既然不能挽回，犹豫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。

他看了一眼桌上那份“GDW 工艺试验”的报告，象心里腾地燃起熊熊炉火，他不能被这不值得留恋的情感困扰了，他应该认识到自身的价值。他只有象矿石一样投入兴钢这座大熔炉中，才能闪现出热的能量和光的色彩。

他敲了敲所长办公室的门。

“请进——”

推开门，屋里就老所长一个人，他好象在写什么，前额挂着几粒亮晶晶的汗珠。

“是小纪呀，快请坐。”老所长摘下花镜，站起来，不等纪赞华坐下，他一把将小纪的手握住了，“你的答辩太出色了，我马上组织人配合你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。你来得正好，我

想——你怎么了，脸色这么不好？”

“我想回金县一趟，请几天假。”

“是不是——”老所长皱一下眉头，什么事他已经猜到了，“没法挽回了？”

纪赞华没有说话，只是把陈艳梅要求离婚的三封信，放到老所长的手上。

老所长将信一一看过，摇着头，好长一段时间的苦笑。他忽然想起博马舍的一句名言：“爱人手里得来的东西全是宝贝。”而这个乡下女人却把金子般的丈夫当成一块石头，这有什么办法？！文化层次不同，有些道理是无法向她解释清楚的。

“离不离，小纪，你要拿准了主意。”

“离！”

“我支持你，没有爱情的婚姻还是早点儿解脱好。”